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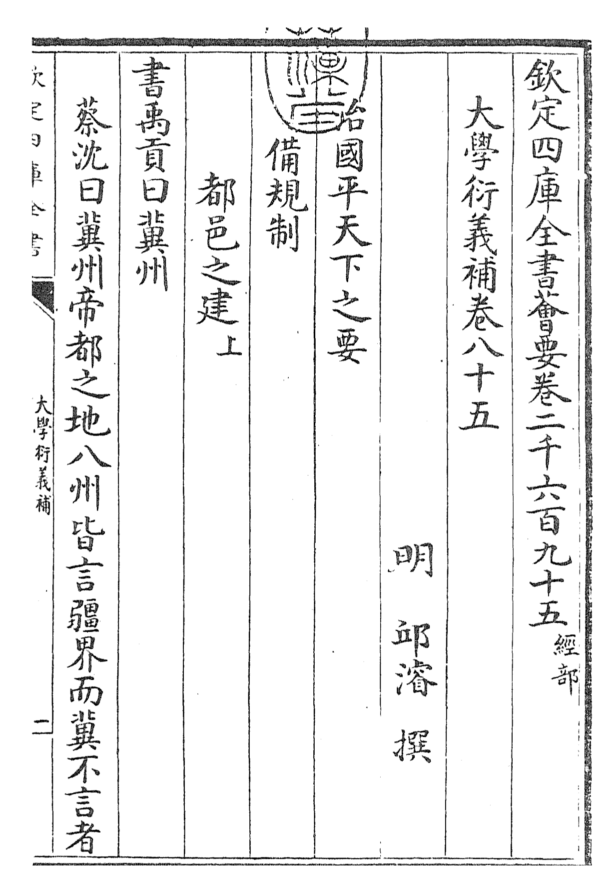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五至八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九十五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五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都邑之建上

書禹貢曰冀州

蔡沈曰冀州帝都之地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

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臣按朱熹語録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黄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山來至中為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為第三重案觀是言也則知古今建都之地皆莫有過於冀州可知矣虞

夏之時天下分為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而河東河北皆在其域中四分之一舜分冀為幽并營幽與并營皆冀境也就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觀之風水之說起於郭璞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為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為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

而圍繞之者不知其幾千萬重也形勢全風氣密
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其東一帶
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
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
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況居直北之地上應
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以地勢度之則泰岱萬
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為極則地之
勢亦當以北為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

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艮為山水為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萬山皆成于北天下萬水皆宗于東於此乎建都是為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玆葢天造地設藏之以有待我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玆旣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事而又於此建都焉葢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為宋宋都于汴前乎宋而為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洛然皆非兾

州境也雖曰宅中圖治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有偕之而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而歷年未久百度草創人和或有未足惟我朝得國之正同乎堯舜拓地之廣過于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僅再見也猗歟盛哉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夫以北辰為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

之環拱天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嚮則在乎南焉今日京師居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震坎之間出乎震而勞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之尊嚮乎離明之光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多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於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今日者也況此乃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

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為王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音耐辛苦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甞當天下則其兵馬之彊在昔則然矣且其地瀕大海在秦始皇時起黄腄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固已通於兹矣唐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吴則

唐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焉當元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是葢天生鉅海以為國家餫道不假通渠轉漕自然而成者也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可及可知已

名誥惟二月既望十六日也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鎬京則至于豐豐鎬至洛邑供三百里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古語辭三月惟丙午朏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

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殷之衆庶）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經營之位）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役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蔡沈曰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成王在豐使名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名公于豐迤邐而來也卜宅者用龜卜

擇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春秋傳曰士彌牟晉大夫名營成周計丈數揣度高曰揣高低度厚薄仞度深曰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糗乾食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又曰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山名北望

嶽鄙（太行山下都鄙之地）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名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

洛誥惟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哉（始也）生魄（十六日也）周公初基作

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
百官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此係本洛誥文誤在
康誥
呂祖謙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
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如逆復之復子明辟辟君也
予惟乙卯即名誥之乙卯朝至于洛師猶言京師我卜河朔黎水河北
黎水交流之內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食其墨也我又卜瀍

水東亦惟洛食伻使來以圖洛之地圖及獻卜卜之兆也辭也

蔡沈曰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

陳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

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氣宅土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葢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臣按此古人都洛之始而並建兩京者亦始

於是焉夫武王得天下都于豐鎬成王繼其志即有宅洛之舉亦猶我太祖建都于吴而太宗繼之而又建都于燕也成周之後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宋以汴為東京洛為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逺也惟我朝則以南北為稱葢跨江南北而各為一大都會也仰惟我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文皇帝

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葢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臺為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詩文王有聲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徙都也）于豐（即崇國地在今鄠縣）文王烝（君也）哉其七章曰考（稽也）

卜維王宅(居也)是鎬京(在豐水東)維龜正(決也)之武王成之(作邑居也)

武王烝哉

朱熹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朱熹曰大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又曰武王之遷鎬非以狥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為能致其

决惟武王為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成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始營鎬邑至于伐崇又作豐邑居之武王又於豐旁近地二十五里制為鎬京葢其所以遷者以勢益大人益衆不足以容之故也葢當彊盛之時而為遷都之舉非若後世衰微而後遷也是故自

邰而豳而岐而豐而鎬而又宅洛此周家所以日盛也至于平王而東遷則淪于衰微矣竊嘗論之遷都之舉惟可於方盛之時至於衰微而遷者未有能復興者也觀諸東周東晉南宋可見矣惟光武遷洛則是中興非衰微也

商頌玄鳥之篇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居也肇域彼四開也海

朱熹曰言王畿之内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

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嚴粲曰京師諸夏之本王圻之内人心安止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内也

臣按先儒謂王畿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内爲畿是皆聲明文物之所萃衣冠禮樂之所會爲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之比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咸得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故

曾子傳大學首引此詩語以釋在止於至善之義有由然也

殷武之五章曰商邑翼翼(整敕貌)四方之極(表也)赫赫(顯盛)厥聲濯濯(光明)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朱熹曰商邑王都也言高宗中興之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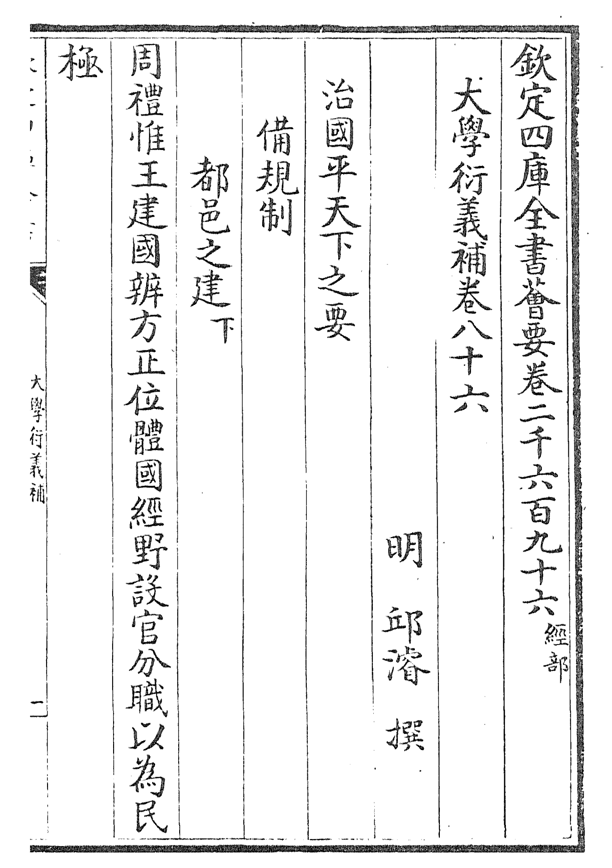
輔廣曰高宗中興王都始復翼翼然為四方之儀表是蓋有以使之然者矣不獨是也又有赫赫然風聲之盛濯濯然威靈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國長久而又

有以保安其後嗣子孫也

臣按京都爲四方之極亦猶紫宮爲周天之極也有京師以爲四方之極有帝王以建惟皇之極則其爲所以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者有以聳萬國之觀瞻爲萬民之儀表傳之於千萬世而無窮矣

以上都邑之建上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九十六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六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都邑之建下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鄭氏曰建立也周公相成王營邑於土中是為雒邑

吳澂曰周公居攝營邑於洛中七年致政成王使居雒邑治天下而立國都焉辨別也別東西南北之四方正祖社朝市之位體猶分也經猶畫也體國者分營其國之宮城門涂猶人身之有四體經野者畫治其野之丘甸溝洫如織之有經緯也設官者謂設置冢宰司徒之官分職者謂分辨掌治掌教之職為民極者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所也

葉時曰周公所以為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之中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於此者

臣按天生民而立之君而君之為君必有所止而示法則於上而施政教於下使天下四方咸面內而環拱之如衆星之於北極焉君建皇極於上所以為民極於下也所以為民極者其本在於一人

之身然一人之身必有所居止之所其所居止必於地大人衆之處四方道里適均之中而建其國都焉國都之建不徒建也必辨其方東西南北前後左右於此而取正也必正其位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於此而定制也國焉而體之何者為内朝何者為外朝之類野焉而經之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類所設之官自六卿至于百執事所分之職自掌邦治至於掌邦土凡若此者雖若以奉君實則

為民而爲之立極也極者何先儒謂極猶北極之
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極立
於此是以近而鄉遂遠而侯國又遠而荒服之外
來朝覲者于焉而合瑞封爵土者于焉而受命有
才能者于焉而獻藝為政教者于焉而質正有訟
獄者于焉而取決所以然者極建於此也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
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

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鄭氏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

臣按洛誥所謂自服于土中蓋以洛邑在周時為中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於此宅中圖治以定四海之民也作周禮者見其中於中國故為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之說蓋盛稱

華夏之地居地勢之中得天氣之正時序正而寒暑不過甚風雨時而收穫有定期非若偏方僻壤節候不正而時氣之大寒大暑物生不常而收穫之或早或晚也中國皆然而洛邑乃其要會焉故為此說耳雖然自三代以前則洛為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袤而東西蹙則其所謂中者蓋在荊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為天地之中閩浙在東南海盡處難以為中朱子

蓋以聲明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

都鄙

鄭氏曰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

其間則日有長短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

相其可居者宅居也

臣按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度其地而土方氏

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蓋大司

徒掌建邦國乃國家之大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其事非一而用土圭以致日景以求地中特其中之一事爾大司徒總其凡土方氏專其事有事之時用其所職以輔相司徒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音玄）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南北之道為經）九緯（東西之道

為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
緯

鄭氏曰國中城内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九軌

積七十二尺

王昭禹曰先王建國必先於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

槷眡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

之所會隂陽之所和於是乎建王國也然其置槷必

先水地以懸使所直之臬必平而直然後可以正日

景也水莫動則平可因之以望髙下之勢繩垂之而

墜可用之而正曲直之形以繩取其直又以水取其平然後於所平之地置臬也爾雅曰在地者謂之臬所謂槷則臬也於所平地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縣正之以眂日景將以正四方也於晝漏半又參諸日中之景夜又攷之極星以北辰所居者天之中故也又曰左人道之所向右地道之所尊言祖則宗可知言社則稷可知朝者義之所在於朝言面則知市之在所背於市言後則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

會市者商賈之所聚一夫百畝之地然後足以容之

臣按匠人既曰建國又曰營國葢作而立之謂建言其始也周圍而治之以丈尺其小大謂之營言其終也所謂置槷者疏家謂以水平地於四角立四柱於柱四畔懸繩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即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而地乃平殆今世所謂水平也與

春秋桓公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臣按穀梁傳亦云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所謂京師者始於此後世因以天子所都為京師焉

周幽王為犬戎所殺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幽王太子宜臼是謂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雒邑

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於

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頃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使平王收豐鎬

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
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
楚昭王畏吳遷于鄀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
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馬東漢之末董卓劫
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
曰周之失計未有東遷之繆者也
臣按蘇軾謂遷都為周人失計舉後世遷都數君
皆不復振而有亡國之徵是固然矣然此葢謂㐫

敗之餘者爾若夫國勢方興之日或依形勢之固或就富庶之所或避遠方之害則不可專泥此說也

史記貨殖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臣按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有三川河東漢分三川為河南河内與河東號為三河是三郡者皆濵河之地故帝堯都平陽商都亳成王營洛邑皆以

河為運道達于河即達于京師也後世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長安者雖不濱河然亦由河入于渭是古今建都無有不資于河道者也我朝都燕咫尺瀛海則所以通天下之食貨以足國用者莫便於海焉葢海道以天為界地界已盡而人之行者不止葢天造地設以有待而為今日萬世無窮之利者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桀十二萬戶於咸陽

臣按此後世起天下富民填實京師之始

漢初齊人婁敬過洛陽見漢髙祖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徳絫古累字善十有餘世至於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徳則易以王無徳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徳薄形勢弱也

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臯之閒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制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

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

陸贄曰關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用之以傾諸侯漢因之以定四海葢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

養力俟時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
呂祖謙曰婁敬建入關之策則是至言周公營洛邑
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乃戰國陋儒之說而
論周秦形勢初未嘗考也豐鎬本文武成康之所都
平王東遷始以封秦爾敬所談秦之形勢乃周之形
勢也秦漢間人多不學但據目前言之東周以前全
勝之周則識之者鮮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洛陽東
有成臯西有殽澠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髙帝獨非

山東人乎與項羽富貴不歸故鄉之見異矣

臣按此秦以後都長安之始張良謂關中為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以謂今世都燕真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為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

有界限焉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北則被乎大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襟帶者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餘千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搤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於邊

塞則又將恐其反搤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葢制人而不得猶不至於失已守已而或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於人而已哉

高祖八年徙齊魏大族豪桀於關中劉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關中少民北近匈奴東有彊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

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

即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

及豪傑民家居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臣按徙民以實京師必使其衣食用度無不如意

忘其家之徙也然後賴其用不然養生送死有不

贍方且憂思怨恨之無已日有逃亡而已雖有之

亦如無焉何名之為實哉必也寛之以力役優之

以恩澤凡有征歛科賦視諸民為減省焉

光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

臣按後世建都洛陽始此周人營洛邑以為朝會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遷焉漢高祖始亦欲都洛後以婁敬張良之言都於長安光武中興始於此定都焉

諸葛亮至京口因覩秣陵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臣按自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勢之地

莫若金陵自孫吳都此繼以東晉宋齊梁陳終於南唐凡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聖祖始混一天下建都於此蓋自開闢天地以來所未有也

宋仁宗慶歷二年陜西按撫使范仲淹上言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臣請陛下脩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

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脩固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阻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

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
彦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
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
也若以脩築城隍爲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
臣按宋都於汴去邊地甚遠范仲淹當仁宗之朝
乃有宋一代極盛之時仲淹時守西邊乃建議脩
築京城一時議者皆以為失體臣竊以為古之大
臣憂國之心每先事而預為之計惟恐一旦禍機

之發有不及措手者不以身在遐外而忽也夫宋與契丹以白溝為界相去二千里而為國遠慮者猶建議遼倚京城葢欲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謀恐一旦無備而蹈後唐石晉之覆轍也矧今京城與北敵為鄰疾馳之騎不數日可抵其境當國者烏可不懷仲淹之憂先天下而預憂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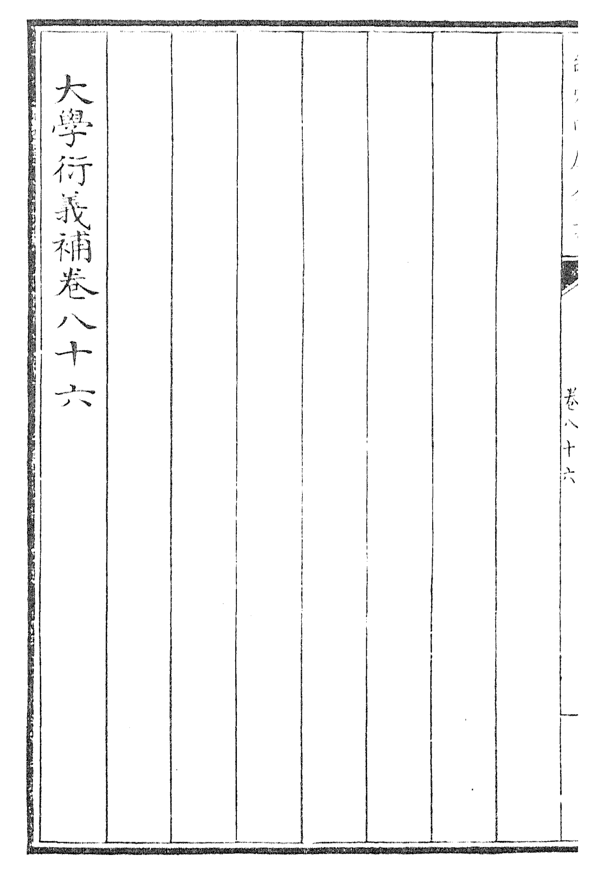
以上都邑之建臣按秦漢以來混一天下者都邑之地有四偏安於一隅及立國未百年

者不與焉一曰長安漢唐盛時所都也曰洛陽漢中興以後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時所都也曰幽燕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長安晉非不都洛陽後梁晉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然皆偏安不久也固無足論與夫鄴臺金陵錢唐諸處古固亦有都之者矣然皆非此四都比也夫華夏自唐虞之世為九州或為十二州長安在雍州域中洛汴皆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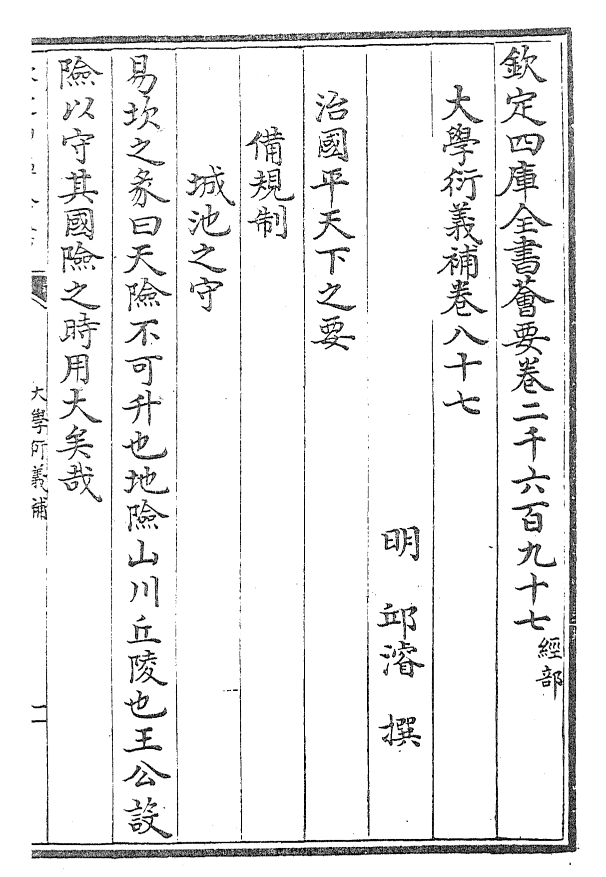
豫州域中惟今日之神京在虞世則幽州域
在禹貢則冀州域也黄帝都幽州之涿鹿堯
舜都冀州之平陽蒲坂涿鹿去此僅餘百里而
平陽蒲坂去此僅千里葢近境也是則秦漢
以來得國之正綿祚之遠皆莫有如我朝而
其建都之地自南而北卒復黄帝堯舜之故
都於七八千年之後猗歟盛哉洪惟國家得
中國帝王之正統奄有黄帝以來之境土承

傳堯舜以來之位號況所以建極以圖四方之治者又在黄帝堯舜之故都則其所以繼志述事以上承祖宗垂憲作則以貽厥孫謀者烏可但已耶

以上都邑之建下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九十七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七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城池之守

易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程頤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

吳澂曰不可升者无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爲无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人險

臣按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所謂險者有三焉

天險也地險也人險也天險者本天之理地險者因地之勢人險者用人之力是故為國者必明禮義立紀綱脩法度有階級而人不得以陵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踰越是所謂天險也必因形勝增高深扼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截來往也有所拘繫是則所謂地險也是二險者一本於天一成於地所以設而為之者則又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順地之勢為之城郭為之溝池為之關隘為之

亭障皆所以守其國也夫險者易之反也有其險也則隨其險而補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通無其險也則於其平夷之地脩為險固之備内焉而為之垣墉外焉而為之城池又遠焉而為之藩籬有門以謹其出入有關以譏其往來是則所謂人險也夫既有自然之地險以為之關塞又有當然之人險以為之捍蔽則重關鉅鎮之中而有金城湯池之固貔貅萬旅虎豹九關京師地大而人衆宫

闕邃密而深嚴望之真如在天上而不可升

矣

詩烝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朱熹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

詩以送之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

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子

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

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

其城郭之守歟

韓奕之末章曰溥大也彼韓城燕召公之國師衆也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追貊皆蠻夷國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城也實壑池也實畝實籍稅也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朱熹曰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

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畆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呂祖謙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覇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臣按築城大役也本國之民不足以自成之必須朝廷命鄰邦合力為之非但以其工程浩大蓋以城郭之守不可以稽久恐其或有意外之變非徒

一國之事亦以其事體關係朝廷也

周禮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兵甲之屬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劉彛曰易曰城復于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為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為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其高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

鄭氏曰固國所依阻者也在國曰固在野曰險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並據野而言

張栻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弧矢之利並著於易經何耶盖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

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則推其本而言之耳

臣按掌固之職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盖盡人力以固王畿於內者也易所謂王公設險者此也司險之職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盖因地勢以為險阻於外者也易所謂地險者此也夫人君為治固當本乎內治之脩而亦不可不為外患之禦內焉者既本城郭溝池以為固外焉

者又因丘陵川澤以為險因其自然之勢則易為力豫為未然之防則無外患此周官所以有掌固司險之說也雖然古人所以守其國者則又不專在是是故遠而有關塞則守在四夷近而有甸服則守在九畿有六官為守國之人有六典為守國之法而其險之所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攻者則又在乎德禮仁義焉不然雖有高城深池委而去之矣

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去聲）己大人世（父傳子為世）及（兄傳弟為及）以為禮城（內城）郭（外郭）溝池（塹也）以為固

孔穎達曰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固

臣按人生有欲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後不爭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溝池是也四者皆出於人力之所為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其切近而最要者也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

胡安國曰程氏謂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吳澂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其君者報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以用之於農以足食生財

有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禮非兵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禮而不敢妄興不得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力役必書重民力也或問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啖子曰凡城國之急務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譏易曰設險以守其國禮曰城池以為固則春秋書城果何意也

九年夏城郎

胡安國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

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音再）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臣按有國者城池之設固不可無然非為民生則

不可輕用民力非甚不得已不為也况可非其時乎是以善為國者恒於無事之時而為先事之備籌之必於其早為之必以其漸成之必緩其期不至急遽倉卒苟且為之此所以務不妨農民不知勞而役不再舉也

莊公九年冬浚洙

胡安國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揺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

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臣按因地險之川浚而深之以限外侮有國者不可廢也但事勢有緩急農務有暇隙方事勢稍緩農務方暇得已且已可也若非事勢逼切而不得已不可廢農時也

二十八年冬築郿

胡安國曰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

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鄗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臣按先儒謂春秋凡工役之多者書之以城工役之小者書之以築聖人於一邑之小者必謹書之以見民力雖小不可輕用也以示後世之為民上者使其用民力非必不可已非必不可無雖一夫一役決不可非時而輕費民力於無用不急之地

也

僖公二年城楚丘

胡安國曰楚丘衛邑齊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臣按諸侯不得專封封國者天子之事也人臣奉

命于外凡事必請于天子况遷國築城乎若非奉
專制之命及甚大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幾決於
此緩則不及事決不可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國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
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
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
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

儆守益儆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臣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謂之設也人為之也自古所以為天下國家禍患者盜賊也敵國也人君設險以為國家之屏蔽城于外所以禦敵國城于中所以禦盜賊皆不可無者也故胡氏所謂

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蓋譏列國諸侯不務德政而徒恃城築以勞民者爾非通論天下之勢也盍觀人家之備盜乎藩籬垣牆所以防外寇之攘奪者固在所急而緘縢扃鐍所以防家人之竊剽者亦不可少也國家之備冦盜曷異是哉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國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皋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

邑燕之揄關吳之西陵今夷陵蜀之漢樂今成固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彼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

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
人之所與

臣按古者列國其山川丘陵各有險阻之處往往
據之以為守今天子一家守在四夷當以邊塞為
守固無俟於內地之險也然天造地設分疆畫境
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處必有天然之險其不足
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勢也亦理之當然也我
國家分天下為兩畿十三藩於凡交界之處祖宗

各設衛以城守焉如潼關乃河南陝西交界也則設潼關衛以守焉然衛城介華陝之間去京畿且遠顧不以屬河陝二都司而直隸京師聖祖之意深矣

七年城費

胡安國曰費季氏邑也書城費乃履霜堅氷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臣按城城天下之大事也守藩服者非奉天子之命而與其下私營之可乎此王法之所必不宥者也履霜堅氷至所宜深戒

十九年城西郛

左氏曰懼齊也

哀公四年城西郛

杜預曰魯西郛備晉也

臣按先儒謂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實國都外城之

西郛也夫郛之在西同一地也前城左氏以爲懼齊後城杜氏以爲備晋不知果一地歟而或異地也無所於考然以今地勢觀之則齊境在魯之東晉境在魯之西杜氏之說似爲是焉說者多咎魯安於不競疲民以爲城避難而城其國之郛則郛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雖然此以一事而論也若夫守國之要必先從近始而後及於遠近者耳目所及且爾況於郊野之外封疆之遠乎信如

說者之論則守家者專用力於藩垣而門扃四壁皆可以廢矣

左傳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叔孫敖也城沂楚邑使封人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掌役者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築用在兩旁幹兩頭稱量輕重之具平板障土者幹立木稱畚盛土器築實土器程土物取土用物為作程限議遠邇議遠密遠略行也基址城足具餱糧乾食度有司事三旬三十日也而成不愆于素

杜預曰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

能使民

孔穎達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謂揆度前事也

臣按古人凡有興作脩築必先謀慮於其前其所謀慮之事分財用平板榦以下數事是也既謀慮矣即量其功而鄹日以啓工至于某日當訖也凡其所成之功計度其程限皆不踰其所素定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是以先王之世事無過舉而治有成功

漢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呂祖謙曰始皇并諸侯而隳壊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祚之長短於是可卜矣

臣按郡邑有大小民庶有衆寡皆不可無保障一也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天下吏民為敵國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我高祖則以天下吏民為一家惟恐其無所捍蔽而或以喪生此其心公私之異而存亡所以分也歟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隷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始板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後間一歲乃興役凡三調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齎送弗劳人衆則大事

易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當曹參為相實何之規模

臣按國家凡有大役皆如漢人此法為之用近地之民不勞以久役不急於近效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凡事皆然非但築城一事也而於築城尤為切要

五代周世宗顯宗二年世宗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

街衢倉塲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臣按世宗此舉可為後世開展城池之法葢為之以漸立之以準使民不疲於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凡有營繕皆可準此以為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宋仁宗慶歷二年建大名府為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議呂夷簡謂敵畏壯侮怯遽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其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恐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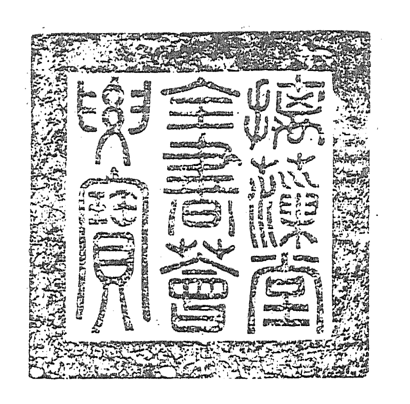
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脩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敵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臣按仲淹欲脩京城恐敵之長驅也夷簡之欲城大名為敵之鎮遏也二議皆是也當敵勢方張之時而脩京城似若示怯然脩外城而不足以扼其衝則亦虛聲而已無益實事也仲淹之議當於無

事之時以漸而為之隨時而增補之譬則人家之
完其垣墉非但備寇盜也亦以為障蔽焉耳夫然
則已既得以為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慶歷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
政殿上和戰守攻四策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六
曰脩京城諫官余靖言大臣建議脩京城昔魏文侯恃
險吳起以為失詞願陛下舍此策別議遠圖之術
臣按范仲淹建議脩京城所謂遠圖無過此也

以上城池之守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七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浦　焴